

民族主義者利用彼等之痛苦以促進其自己之目的。此事發生時適值聯合國所設之巴勒斯坦特別調查團在調查該地情況並起草報告書之際¹。所有因 Exodus 輪航程及因其四千乘客遣送回歐而引起之憤怒與譴責，自不能不影響該調查團之團員。

但無人聞知在此四千名乘客中有許多被拐騙之兒童，成年人有許多屬於罪犯階級，更有許多人來歷不明者。但若輩均被利用以宣傳猶太民族主義。

尤其重要者，世尚不知巴勒斯坦有猶太居留民三萬餘人於一九四五年得悉軸心國崩潰之際，曾在巴勒斯坦登記申請回返其歐洲原居地。彼等因遭極端殘暴行動及巴勒斯坦猶太民族主義恐怖分子之威脅，結果不敢堅其所請。其中有失蹤者，衆信係遭暗殺。巴勒斯坦衆多猶太難民欲返其原居地之此種願望，該巴勒斯坦特別調查團報告書並未提及。

以上所述僅係二種例證而已，然已證明猶太民族主義者之力量與影響一方面左右世界輿論，一方面壓制猶太人內部凡不合猶太民族主義目的之任何意見，使其不得公開表示。是以吾人曷能接受巴勒斯坦特別調查團之報告書而不予進一步之審議歟？該調查團雖豁達大度，才能勝任，但其所處之工作環境其氣氛實充滿情緒熱情、騷亂、與喧囂。關於巴勒斯坦特別調查團報告書之枝節批評及對其建議中若干矛盾之暴露，將俟第一委員會討論此問題時爲之。

¹ 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補編第十一號。

今日余擬請諸君牢記，聯合王國前於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戰爭值重大危機時期而倉卒採行之政策，今已知其絕不可行。聯合王國因一朝失足遺恨莫及，迄今已掙扎二十五年之久，以圖重得其平衡並恢復其原來地位。在此二十五年期間前有國際聯合會，今有聯合國，聯合王國如覺其不克勝任巴勒斯坦之重負尚可向之求助。聯合國如通過一對巴勒斯坦之政策並設法實行，如該政策結果失敗，則聯合國將何所求助乎？因此之故，聯合國實不應匆促有所決定，全體會員國均應以坦白之心，祛除先入爲主之見，以俟第一委員會搜集全部事實後再行決定。

聯合國本屆大會所須處理之工作，既困難而又微妙危險。如欲得圓滿之解決，則須以勇敢與信心處置一切困難與危險。勇氣與信心須有健全原則爲其基礎。聯合國之憲章爲可以建立真正政策之唯一磐石。吾人如聽任聯合國憲章中各項原則之指導，則對於自己之判斷可有信心，於實現自己之決定時亦可有勇氣。但如違反本組織基礎之崇高目標與高尚原則，而便於行事或唯私利是視，或躲避真正問題所在，或冀投合一時好尚而爲決定，則無法深信吾人決定之正常與光榮，而執行此決定時亦必因微弱舉棋不定而終致無效。

願公理與正義二項偉大而永久之原則指導本屆大會之努力，俾和平、繁榮與知足，徧於全世。

主席：茲宣佈閉會，下次會議於明日午則十一時舉行。

(午後六時十五分散會)

第八五次全體會議

A/10V.85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一二. 繼續一般辯論

主席：茲請阿根廷代表發言。

Mr. ARCE (阿根廷)：本人代表阿根廷代表團，先行論述維持和平之一般問題，然後論述聯合國在求有效完成其特殊任務時所遇最大障礙之具體問題。

該兩項問題實相關聯。本人相信，吾人苟能局部解決第二問題，則第一問題自可迎

刃而解。人而有內心和平，又無橫遭傷害之虞，自能尋得雖非一致但仍和諧之辦法，使各民族賴以保證國內外和平。

請容本人就該兩項問題逐一討論。

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即敝國獨立紀念日即將屆至之日，Perón 總統向全世界，尤其美洲之人民發出呼籲。茲者大會開啓，世界多數國家代表聚首一堂，敝國代表團認爲乘時重申此項呼籲，實屬責無旁貸。

此項呼籲之主旨何在，一言以蔽之，團結一致，休戚與共是也。吾人欲求國內外和平，必自團結一致始，而文明所賴以生存發揚者却為和平。

吾人為求和平，必須克服人類所造成之各種困難。夫不等互異乃自然之定律；定律所在，無人或免。體力精神因人而異，此不易之理，非人力所可轉移。遺傳所轉致之隔代遺傳特性，環境影響，教之不足，教之未善，決定個人性格之各種不可思議因素，凡此種種，或兩相連結，或三五匯聚，而其連結匯聚之程度又各不相同，影響所至，遂使人類種族互異。如何糾正不等互異，人類種族等量齊觀，現代應用科學尙苦無靈效驗方。

本人所論各種困難，實緣個性本能及必然之表現而生。所幸此中不和諧之因素尙在少數之列。時至今日，吾人解決此種困難最有效之方法，唯公立學校制度耳，所謂公立學校制度，即經費由國家負擔之免費強迫教育。吾人應採各項辦法，激發人類善鄰、容恕、親仁、尊德等觀念，毋淺嘗輒止，應屢敗屢試，苟有補事功，必予鼓勵，首宜施於家庭，漸次推及社會。

抑尤有進者，吾人必須解除“無產者”之之痛楚，至少亦應設法減除之。社會保險政策，保證人人自誕生以至死亡均有保障；保障母子健康；注意幼年人之教育；予成年人以就業機會，並保證老年人之安寧，務使出身寒微之人，至少得享最低限度而又無損人格尊嚴之重要福利。社會保險乃締造國內和平，促進團結之不二法門。

社會待人若是其苛，故欲使人人自甘其苦，不鉅而走險實勢所難能。

貧富每積不相容。故富人應慨捐餘資之一部，以改善貧人境遇，須知此舉無殊保險，富人可藉此安享其剩餘資金。

本人所論雖僅就國內事項而言，惟以此例彼，應足為國際事項示範。本人僅以敝國政府名義，聲明阿根廷願以其資源之一部協助世界，尤其歐洲之物質與精神復興。

精神力量以及物力財力應為善良之勢力效勞，以抗罪惡貫盈或本性不良之暴徒。

為求國際和平計，吾人首應對各種侵略，嚴加譴責，其為領土侵略，經濟侵略，抑係政治侵略，在所不論。

彼大權在握之國應知自身苟欲為民謀福，則其所需一切原已具備。若干中小國家

唯求守土自固，安享和平恬靜生活，徵諸各該國傳統歷史，益信而不誣。此種行操，至足嘉許，大國實應效法，庶幾不專心一志愛好和平之小國聞風而起。

本人頃論貧富懸殊情形，所言國內應求團結一致，始克享受和平一節可類推適用於世界大小國家相互間之國際關係。

保障國際和平之又一辦法為尊重民族自決權，此基本原則，久為吾人所擁護，且載諸聯合國憲章第一章之莊嚴條文中。

最後，吾人須努力使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再行拋棄一小部份主權，接受仲裁為解決大小爭端之強制辦法。

吾人深信敝國業已樹立模範，因阿根廷處理國際事項悉本此愛好和平之態度。

吾人為實施此項方案計，必須鼓勵人類務求和平之精神。各國男女老幼苟能同心協力，（尤以婦孺之努力為最重要）必能盡驅患侵略精神病者之觀念，言論及行為。夫侵略狂乃禍患之癥結所在，吾人必須堅決使其消滅於無形。

吾人須知人類實於其手創制度，制度乃役於人者，若因維護某一制度之故即行從事侵略或發動戰爭，此乃反人類之暴行，在今日之環境下，徒足以自取滅亡。

各種制度如無補於人類社會之進步，吾人應放棄之；總之，吾人須拯救人類，因其係上帝所造，而非人類所造，無論自物質或精神論之，任何制度均不能優於人類也。

拯救人類，吾人須嘗試一切與公私方法相容之社會行動。此項行動或不免因國而異，但必須造成唯國內福利是求之心理，庶使人人痛惡國際戰爭，咸知以戰爭解決國際糾紛之為非計。

以上所述乃阿根廷政府對世界各國人民呼籲之梗概。對於指斥此項籲請為過於浮誇而不切實際之人士，本人願敬告之曰，若任懈怠阻止吾人執行計劃之努力，則縱係最屬無關緊要之計劃亦覺浮誇，若吾人不願稍任勞怨以實施計劃，則任何計劃均係不切實際。本人願再補充曰，吾人若不忘憲章所列宗旨原則，而又視憲章為指導吾人行為之聖經，朝夕反復誦讀則該計劃中若干項目可立即付諸實施。吾人今日之行為，在私人，則大部份受自私自利之強烈影響，在國際，則受擴張與操縱之欲望所影響。

爲說明此點起見，本人演詞之第二部擬專論與本組織有關而又具有國際性之具體問題。吾人認爲此項問題應立予檢討。

前者阿根廷代表團請求再就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應否享有否決權一問題而爲討論。吾人應注意者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享有雙重特權。彼等一方面任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他方面又可廢棄理事會其他理事均已同意之決議案。

否決權之有悖憲章原則，原毋待贅言。率直言之，聯合國所本乃會員國主權平等之原則，故任何政治歧視，如否決權者，實與此項原則大相刺謬。

自古以來，歧視未有甚於此者。依據憲章，安全理事會十一理事國代表聯合國全體會員國，處理事務；但一國有權使其他五十四國之意志消失效力。縱令吾人假定安全理事會十一理事國中之每一理事國，係代表聯合國五十五個國家中之五個國家，吾人仍可認爲一國之態度，可使五十國之意志歸於無效。

否決權之創立，實當時政治環境使然，惟此種環境並非一成不變，事實上且已發生變化，此事盡人皆知。尤憶否決權提案交付表決時，雖當時環境極其有利，但贊成者僅十三國家，其餘十七國家則表示反對，本人深信，此際如就此項問題重行討論，則可否比數將生重大變化，最後決議必不贊成否決權。

維時，阿根廷首席代表聲稱，經驗將斷定誰非。渠爲此言，固未逆料經驗竟於兩年內爲不利於否決權之判決。余言“不利”，余意確係如此。欲獲得核准召開覆審憲章大會之提案所需之多數係屬一事；各會員國對於否決權之感想係屬另一事。未人敢謂（此係余個人之印象）多數會員國現已確信，憲章中加列否決權之規定確係嚴重錯誤。現有若干代表仍信，吾人無妨少待，以觀後效，甚且提出緩和辦法。雖然，本人深信即使渠等勉行其道，對於此等辦法之成功亦未必無信心。

尤不幸者，否決權之行使，至不適當。依據憲章規定，以及維持雅爾他會議所定表決程序之四強金山宣言，否決權僅適用於第六、七、八、十二各章中所列事項，即與保證安全及維持和平有關之事項。此誠係安全理事會之特殊任務，然而否決權之行使，原非漫無限制。否決權旨在防止聯合國施用壓力於大國因而危害和平。

然而安全理事會竟使否決權適用於有關准許申請國入會之事項。今日舉世目睹愛好和平之國家，如愛爾蘭、葡萄牙、外約旦、意大利及奧地利諸國迄今尚佇立聯合國門外，不勝詫異，推原其故則爲安全理事會堅持各該國入會申請，須獲五常任理事國之推許。

關於准許申請入會事，安全理事會之任務唯在提出贊成或反對之建議，聯合國中可就此事而爲決定及應爲決定之唯一機關祇係大會。本人所論五國其入會申請均已獲得七理事國以上之贊同，依余所見，七票贊同即係可決。本次屆會阿根廷代表團將提議准許該五國入會，屆時吾人當知大會本年是否主張權利，行使權力。安全理事會可建議不准許某申請國入會，但吾人絕不能承認安全理事會對此事項有否決權，非然者，則爲安全理事會決議而非大會決議矣。

除憲章明文具在，姑置勿論外，本人擬申述理由一項，以實吾言。憲章苟有授權“五強”就無關安全及國際和平之事項行使否決權之處，輒予明文規定。例如關於修正案之批准，憲章明文規定：憲章修正案非經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贊同，不能成立。

吾人倘置安全理事會就准許申請國入會事項所採之行動於不論，轉而審查理事會依據憲章執行其他任務之經過，則知理事會處理此種事務亦有未善。

茲有四國發生衝突，其中二者爲聯合國會員國。每一國家遇事指摘他國。安全理事會所設委員會業已確定事實；新聞界則批評該委員會之效能。惟安全理事會經多次歷時甚久之會議，未能決定如何行動。理事會原爲維持和平、避免或消滅衝突而設，孰料理事會不此之圖，徒虛耗時日執行其職權範圍外之任務，以致理事會雖賦有廣大權力，仍未能執行金山會議所賦予之特定職務。

去年大會建議¹由安全理事會草擬軍備管制協定。時至今日，理事會對此尚未有任何決定。理事會爲實施決議案計，必須設置“國際警衛團”，惟迄今亦未履行此項任務。吾人敢斷言曰，理事會所爲乃受“無爲”政策所支配，理事會迄今仍持此項政策，故其無需國際警衛團，實勢所當然。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四十一（一）及四十二（一），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

凡此種種俱係否決權所致，毋待贅言；蓋理事會任何理事國均可藉否決權使該機構麻木不仁，失却效用也。

欲獲致此種結果，各大國原無需此項特權；同時，幅員甚小及中等之國家倘知憲章未能達到其本來目的，未必核准設有此項特權之憲章。

各大國常享有一種否決權，本人擬稱之為“自由”否決權，以別於憲章所規定之“法定”否決權。大國倘知他國企圖妨害其本身權益，輒感自身有權行使“否決權”，有權提出聲訴，要求協商，設法抑制其他大國行動，請求召開國際會議以滿足其企求或奢望。倘事實上無由採取此項辦法，而又感覺作戰有利於己時，各大國即不惜訴諸武力，以遂行其志。本人茲舉兩事為證。德意志一次否決，造成色當(Sedan)之役，第二帝國於焉覆滅；二次否決，遂有敖幾西拉斯(Algéciras)會議。而金山憲章所規定之“法定”否決權，則俾斯麥(Bismarck)與威廉二世(Wilhelm II)俱未曾享有也。

目前情形則異於此，蓋大國苟決意不依誠信方法履行其依據憲章之義務，則除利用自由否決權使金山制憲時視為維持和平良方之理事會失其效用外，尚可藉延宕策略，利用及濫用“法定”否決權，淆亂其他大國觀聽，伺機完成軍事準備，因利乘便，發動戰爭。

前者四十五國集議金山，訂約自縛，嗣後非解散聯合國組織，即無由解脫，試問當時各國訂約自縛之原意果為此乎？

憲章未簽字前，各大國未受盟約束縛，無依誠信行事之義務，故其處境較佳。

是知否決權乃圖謀下列兩事之良法：防止聯合國通過維持和平及安全之決議案，予決意背信之大國以方便。

而在此時，其他國家對此似有隱忍之責，同時尚須捐資出力，耗費時間召集會議，起草議事規則，釐訂任務規定，組織“各種委員會，斟酌措詞，更易字句”¹俾便樹立世界獨裁。過去大獨裁倘逆料誠信之為物，足以引致此項極端變化，定將決心號召、籌設國際機關，以之為統治世界之唯一工具。

或謂：為對付此項可能發生之情形起見，吾人可援引憲章第五十一條之規定逕自採取合法之單獨或集體自衛辦法，而不受安

全理事會之牽制。本人深然其說，且擬乘此稱道西半球各國決議依據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條約，組織不可分解之協同體，俾遇侵略發生時，可以主張此項集體自衛權利。惟此項論據，殊無若何之價值。蓋在未簽署憲章之前，大小各國均享有此項單獨或集體抵禦侵略之權利。

由此可知在金山會議之前，各大國係依平等條件享用否決權及完全行動自由權。而各小國則依理享有單獨或集體自衛權，自衛之為單獨抑為集體，悉視其有無盟國而定。惟否決權一經憲章認許，則蒙其利者乃未來之侵略者。苟為此設立國際組織，殊為不值。

憲章之屬草者，因維護大國利益心切，以致盡忘人類利益。夫否決權之為用祇限於不作爲，此種態度有時不無是處。舉例言之，倘聯合國欲施壓力於某一大國，自可使用此項消極無爲之辦法，以避免或致釀成戰爭之衝突。但在大多數情形，為維持和平計，行動實所在必需。

為應付否決權之濫用計，應有反否決權之設，此項反否決權應由現無否決權或雖有否決權，但深信此際亟應採取行動之國家行使。果係如此，則否決權可維護各大國合法利益，而反否決權則可惠益人羣，保障和平。

關於否決權，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最大錯誤之一，係企圖隱蔽否決權之行使。或此種企圖為政治策略，其目的唯在消滅各方對否決權之攻勢。

現制，安全理事會就實體事項所為之決議必須有七理事國之可決票，包括——茲引憲章原文——“常任理事國之同意票”。理事會就某項決議案而為表決時，苟有常任理事國，因不欲表示贊同亦不擬堅決反對之故決意棄權，而該決議案已獲得法定七可決票，包括其他四大國之同意票，則理事會視該決議案為已獲通過，一若該案已依法定手續獲通過。際此情形，行使否決權之次數驟減，而受人攻擊之處亦愈少。

惟此項決議案並無法律上之效力，事實上安全理事會就其職權範圍內實體事項所為之決議，如未經“五大國”同意，則雖已獲六非常任理事國之可決票，亦無法律上之效力。是以大國一國棄權，即足以阻止該決議之成立。

安全理事會倘堅主此項解釋常任理事棄權之方法，無殊鼓勵詐欺，俾便掩飾否決權之惡影響，而為此目的採取棄權辦法之大國終

¹ 引號內辭句，原詞係用英語。

將鼓勵此項公然違背憲章明文規定之態度。是不管理事會事前未商之大會，事後亦不待各會員國批准，便爾擅自修改憲章，予常任理事會以第三種新權利，蓋此項修正，係屬事實上之修正。

聲譽久著之紐西蘭同僚 Sir Carl Berendson 頃論否決權流弊，有云，五大國中某代表，若赴宴受阻，或滯留逆旅、高爾夫球場未赴宴會，則否決權將因而肆虐矣。

吾人須知受安全理事會非法決議影響之國倘拒絕服從決議，勢必發生無益衝突，此層所關尤鉅，萬勿等閒視之。吾人須避免任何足以損害聯合國威信之舉，倘恣意決議，破壞憲章，則損害聯合國威信，莫此為甚。否決權又名全體一致法則，此種名稱固屬響亮動聽，惟此詞匪特不能掩飾否決權之缺點，且有欲蓋彌彰之弊。本人敢言此項全體一致法則，乃十一理事中五理事之全體一致，絕無僅有之一致耳。

經驗所昭示於吾人者却為：一種組合機構之決議如須視其中一會員之意志為轉移，則該會員往往企圖操縱其他會員之思想，苟遏止此項企圖，自是戛戛其難。該會員深知苟非自身表示同意，則不能有解決辦法。故苟預知他人急盼解決，則不惜蓄意刁難，迫令他人就範，或儘可能遂行其私，結果所至遂爾獨斷獨行。曠日持久，遷延不決，此仲裁者則隱其真意，伺機而動，非至最後不稍洩露，新聞界大事推敲，擬自其所作瑣碎陳述中，試解個中謎，直至最後，仲裁者或投反對票否決該提案，或自若干為邀其同意而提出之妥協案中，擇其最有利於己者勉為接受，以示慷慨豁達。

聯合國憲章關於五常任理事一致同意之規定，其本旨蓋在強迫多數放棄權利，而屈服於少數者之意志，此少數者當其目的得達之後，乃公告世界，謂：舉世均同我見，實則事實適得其反。故以全體一致同意之規定為建立“新式”¹民主之工具，或極有用，苟以之樹立安全，維持和平則匪特於事無濟，且將導吾人於戰爭。

里約熱內盧會議之際，某方以阿根廷在 Petropolis 主張全體一致同意之法則，而在成功湖，則又大肆抨擊，遂謂敵國態度前後矛盾，此種言論非但錯誤，抑且幼稚。吾人須知阿根廷在里約熱內盧所主張之全體一致，不構成否決權，亦非使決議案無法通過之辦法。

此與安全理事會中須有十一理事國中五理事國全體一致之同意之規定迥異。依照阿根廷在里約熱內盧所主張之全體一致，凡贊成決議案之各國，均有權使該項決議案發生效力，是否有若干國家反對該決議案，在所不問。國際聯合會採全體一致同意制，故非有各國事前之一致同意，不得採取行動。本憲章規定須有十一理事國中五理事國之全體一致同意，故苟非該五理事國事前贊成，理事會不得採取行動。阿根廷在里約熱內盧會議中所主張之全體一致並未禁止美洲國家，（不問其數之多寡）採取其所認為適宜之行動。泛美制度原無國際警衛隊之設，故此項辦法不致發生困難。此事待政治委員會開會時再行論列；本人頃為此項說明，意防在止誤解，杜絕陰謀。

本人頃為批評之語，聲明不信任治標辦法，茲擬略述本人擬行提出之救濟辦法。

此項問題乃吾人所提議召開之會議職務範圍內之事項。召開此項會議之本意非取悅張三李四，乃在詳細討論該項問題，並為最適宜之決議。最適宜之決議或即係保障大國利益之決議，亦未可知。惟吾人並不因此中止提出建議，縱使僅係個人研究之結果，亦可提出討論。

打開否決權所造成之僵局，其道有二。其一，由安全理事會自行決定，但規定理事會決議須有全體理事四分之三之可決，但無否決權。依照第三種辦法，任何大國對於理事會三分二理事所通過之決議案有反對之權；是項決議案一經大國反對即應交由全體會員國所組成之大會常設委員會審議。未經三分二會員國可決之決議案無效。

常設委員會應准由贊同決議案之多數國家所派代表及反對決議案之大國所派代表陳述意見，一俟聆聽雙方陳述完畢，常設委員會即應於三日內不經辯論，逕就該決議案為贊同或反對之決定。

常設委員會之設不致增加各會員國之支出、或生其他不便，蓋無派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之各會員國，可由該國駐華盛頓或紐約之外交人員或領事出席。

應行交由常設委員會審查之決議，唯限於理事會依據憲章第七、八、十二各章所賦予之權力所通過之決議。“五大國”仍可保有特權唯限於理事會常任理事席。

依照第一辦法，三理事國即可使安全理事會不採任何行動；九理事國可使其採取行動。

¹ 引號內辭句，原詞係用英語。

依照第二辦法，則須月四票方能決定不採取行動，如欲決定採取行動則必須有八票。倘有一個以上之大國反對所提議之行動，則該決議案應留待會員國全體之決定。

如上所述，足知兩項方法對於各大國利益，及世界和平兼籌並顧。第二項辦法較為民主，但第一項辦法則較敏捷。

倘大會不依照第一百零八條所定程序修正憲章，不依照第一百零九條之規定召開全體會議，俾充份討論整個問題，而吾人又欲依照現行憲章謀求進展，則“五大國”行使否決權必須決心嚴格遵循憲章之規定，並如金山會議所議，盡力避免強制行為，切戒使用武力自相殘殺，此外別無他途也。苟能如此，吾人自可暫時忽視個中缺點，勉力工作。

惟若經常行使否決權，藉以免除會員國遵從安全理事會為維持和平所採決議之義務，則他國均將相率效尤，藉否決權以利己，使世界形成二個以上之集團。多數國家倘不採取堅決行動，使侵略者知行險徼倖，實屬得不償失，因而有戒於心，則此首創於一九四二年以求勝利，組織於一九四五年以爭取和平之聯合國，勢難復存，代之而起者或為“非聯合國”矣。

各大國應將此點銘記於心，暫置私利於不顧而為人類福利命運着想。

茲者諸君代表會員國出席大會自可不待修改憲章，即行開始審議申請國入會申請，審議時但知安全理事會各項表決結果即為已足，至於理事會違背憲章明文規定，企圖加諸大會之非法險毒程序，可以置之不理。

昨日之會維辛斯基先生巧言責人，儼似分贈花飾，敵國亦承餽與，此原不足異。按照外交慣例，本人必須於結束吾詞之前申謝。

所幸鄙人當時在座，得證明其述及阿根廷時態度之鎮定。維辛斯基先生之指責他國也，宛如駕機狂飛，繞地球一週，所至各處，恣意謾罵，彼先自美國出發，越大西洋，經歐陸各國：聯合王國、法蘭西、希臘及魯爾(Ruhr)；非洲則有埃及與蘇丹；亞洲之土耳其、錫蘭、中國及朝鮮半島；再經太平洋而歸其出發之地點，依蘇聯代表所言，此邦人民傲世輕人，有如惡犬狂吠，且人人密謀反對蘇聯。

維辛斯基先生言及澳大利亞，此邦位於南半球，與敵國所處緯度相同，本人以為敵

國或可因此倖免，豈料事實並不盡然。蓋當此時，蘇聯代表所乘御風疾走之飛機，(此風有類日前蕩毀佛羅里達州之颶風)忽遭遇氣囊，降落普雷特河(River Plate)，其停留之時間，恰足以譴責阿根廷，所持理由為阿根廷不允撤回其駐馬德里大使。

維辛斯基先生對於吾人不撤回駐西班牙大使之理由，知之甚審，彼固深知大會關於西班牙問題所為之建議，¹實違背金山憲章。余再堅決言之，該決議案違背金山憲章。維辛斯基先生為理事會同仁行動所擾時，即熟憶憲章之規定，但蘇聯代表團如認為違背憲章規定有利於己時，則又絲毫不表反對，維辛斯基先生如是，蘇聯代表團其他諸子亦莫不如是。

舉例言之，蘇聯代表團對美國在希臘問題已自安全理事會議程中撤消之後，將該問題提交大會之行動大肆誹議，實則彼等本無指責美國之理由。猶憶去年，蘇聯代表團為援助其在西班牙流浪政府中之同志；曾請求自安全理事會議程中撤消西班牙問題，俾便提交大會，夫始作俑者既係蘇聯，今以此責人，豈得謂平。

前後兩事唯一不同之點為：西班牙問題不威脅世界和平，但希臘問題則如維辛斯基先生所深知，係一火藥桶，足為再度引起世界大戰之導火線。

本人於熟思此種事項之際，忽憶及蘇聯出席安全理事會某代表誣反對否決權者為“躁急之徒”，²與念及此，頓感吾人反對否決權之一方向無能言之代表蒐集各種論據以反對否決權，一如維辛斯基先生之沉着為否決權辯護者然。

本人此際所欲言者已盡於此。

Mr. Aranha 至是離主席位，改由顧維鈞先生(中國)任主席。

主席：茲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二載於茲矣。在此二年期間內，聯合國成立，聯合國憲章宣稱，“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權尊嚴與價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三十九(一)第六十三頁。

² 引號內辭句，原詢係用英語。

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乃必屬必要者也。

爲各民族爭取和平安全而奮鬥之觀念，實已表現億萬普通人民之願望，此億萬普通人民專心一志，爭取和平及較佳生活，爲全世界和平安全而奮鬥，數十年如一日。

吾人近始擺脫之世界大戰，係希特勒與莫索里尼所發動，曾犧牲數百萬人之生命，造成史無前例之破壞。歐陸各地，墳墓遍佈，葬身其間悉係此次爲求人民幸福自由而從事反抗法西斯戰爭之青年，此輩青年以目前高談新戰爭，使各國互相疑懼以及在美國、土耳其、希臘、西班牙及其他國家境內之反動報章中造成新戰爭之輿論之輩實繁有徒，彷彿要求吾人對此輩作戰，以弭禍患於未然。

此一問題遂自然發生：在此期間內，聯合國所爲何事？本人敢言：其成就極小。大會最重要之決議案概未經執行。本人此語係指關於一般軍備管制及減縮之各項原則；原子能之管制；聯合國會員國對西班牙之關係；印裔人民在南非聯邦所受待遇，及戰犯之引渡及處罰各項決議案而言。

吾人祇須提論下列事件，即如聯合國成就之小：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作戰；希臘人民痛遭法西斯恐怖暴行；中國之內戰；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巍然獨存；各國原子軍備競長，各不相讓；日本軍閥繼續掌握政權；往昔與愛好和平民族作戰之法西斯及有法西斯傾向之若干份子仍留存於德國境內；若干國家之軍備競長——凡此種種事實，在在足以證明往昔希特勒與莫索里尼所託以發跡之國際反動力量，即在今日，仍擬對民主進步勢力作戰，毫無悔禍之意。

若干國家遠在邊界外數千公里之地區，建立海空根據地，使工業保持隨時可以動員之狀態，增加軍事預算，撥巨款供發明新型武器之用，凡此種種設施悉係反動勢力實施帝國主義計劃之步驟。似此戰爭一觸即發，各民族和平生活又在在堪虞矣。

美利堅各大商號、公司、辣托斯、社團之巨頭，此次世界大戰獲巨利，因此公然主張美國稱霸世界。在維持及擴張其過份利益之努力中，彼等正企圖攫取更大之外國市場，及以任何藉口，奴役經濟上脆弱之國家。此輩復鼓吹所謂“原子外交”及“金元外交”，盡力破壞國際合作，並慫恿美國正式採取擴展政

策。彼等襲取希特勒世界稱霸之口號，復舉出種族理論以證明其主張爲合理。

復有人公然於報章中宣稱未來之世界將爲兼收並容之“美國精神”之天下，“美國型人民”係“超人”之“典型”，復謂世界上“若干民族，其生活並無明白確定目標”等語。

Field Marshal Smuts 著“改造世界”，(Toward a Better World)有云，非洲須建立一白種人之國家，兩種族血統不容相混。Field Marshal Smuts 此言自與其在非洲所採對付一切不屈之印裔人民及其他非白種人之壓迫政策，完全脗合。南非聯邦政府，未履行大會決議案所予之義務，是不啻公然反抗該決議案。¹

而在此時，各方面又向堅決爲和平奮鬥之進步勢力先驅蘇聯，大肆誹謗。蘇聯向持公正政策，復信奉民族平等友善主義，以故不斷揭穿一切侵略者之陰謀，並集中一切爲和平安全而奮鬥之力量。

此種公然歧視種族之主張，對於建立穩固永久和平所賴以完成之大小各國間合作互信，顯將發生不良影響。此種破壞國際合作之運動，係永久和平之明仇暗敵所發動，若輩極力從事反蘇宣傳，恣意詐欺並以發動新戰爭相恐嚇。

與此有關者，則大國一致同意之原則，即所謂否決權者，現正遭遇反動勢力最猛烈之攻擊。吾人頃聞阿根廷代表團又動議討論廢除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所適用全體一致原則之問題。上屆大會雖已討論此項問題，惟阿根廷代表仍擬舊事重提。究竟阿根廷及其他代表團，要求修改五大國全體一致之原則，所希求者果爲何物？

在上屆大會中，蘇聯首席代表莫洛托夫先生對此項問題曾作詳盡之聲明。彼稱：

“在聯合國裏面有兩種主要的傾向，在互相競爭，均想左右聯合國工作的根本途徑。其中一種，是基於聯合國的主要基礎以及尊重聯合國的原則的。而另外一種，則與此相反，想撼動聯合國的基礎，並想替主張採取其他途徑的人們開闢道路……這種運動成功就等於某一種政策的勝利，那種政策，會使一羣國家，由一個最強大的國家領導，來壓倒另外一羣國家，到那時那些被壓倒的國家纔會得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四十四(一)第六十七頁。

發現自己陷於少數了。那時勝利的政策，不是以聯合國民民主原則為精神的國際合作政策，乃是以統治世界為己任的那個對方集團的政策，也可以說就是那些現在已經討厭保存大國一致原則的國家的政策……”

“如果過去領導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幾個大國能夠和衷共濟；如果它們得到其他國家的擁護，不讓它們之間發生甚麼裂痕，那末，它們對於制止貪慾就能大有所為了。否則，那些要想統治世界的新野心家們在沒有碰壁以前，還要為所欲為了。”¹

莫洛托夫先生此項具有深刻意義之言詞，至今仍係正確。吾人之任務，在加強聯合國，而非削弱之也，聯合國具有一切鞏固和平及防止新侵略所必需之力量。國際聯合會夭折，舉世同哀，聯合國不應蹈其覆轍。聯合國必須具有權力威信。白俄羅斯代表團將堅決反對修改五強一致同意之原則。

白俄羅斯代表團，並將同樣堅決反對馬歇爾先生設立大會休會期間常設委員會以處理和平與安全問題之提案。依馬歇爾先生之提案，此種委員會，應為聯合國主要機關之一。設立美國國務卿所擬常設委員會之舉顯係違背憲章。蓋聯合國憲章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茲設聯合國之主要機關如下：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及祕書處。”

該條款並無任何暗示，可據以設立休會期間常設委員會、或任何其他類似機關具有如馬歇爾先生所提議之廣大權力者。是故，馬歇爾先生之提案無殊要求修改聯合國憲章；此舉危及本組織存在，吾人自不應輕舉妄動。

事實上，設立休會期間常設委員會以處理和平及安全問題之提案適足以表明某方面亟欲限制安全理事會職權並使其失去效用之目的；然而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四條明白規定安全理事會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反對各國及民族友善合作之人士，顯欲在安全理事會——大國於處理重要和平問題時適用一致同意原則之機關——之上，另設處理和平及安全問題之機關；此項機關，不能適用共同決議之原則，且可變為集團對

立之機關，而其中一部份國家可以為所欲為，迫使其他國家就範。

此種行動，對於本組織勢將有嚴重之危害，且將危及國際安全與和平，此理至明，無待深論。

大會第一屆會通過下列重要決議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設立處理由原子能發現所引起問題之委員會”之決議案；²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關於“軍備之一般管制及縮減之各原則”之決議案。³

吾人願知，在此期間內，聯合國果採取何項行動以實施各項決議案。吾人已知原子能委員會及安全理事會對於美國及蘇聯所提兩項計劃，曾詳加論列，惜未能達一滿意之決定。以故此項重要問題之解決又復延緩。此項事實，出席大會各代表自應注意，蓋全世界人民均翹首企足，等候吾人解決此項問題。

若干大國之公司、托辣斯、社團之巨頭現正竭力摧毀原子能委員會之工作。美國若干名人公然反對關於原子能之任何管制。例如 Pennsylvania 州長，Mr. Martin 宣稱，“吾人必須一手執原子彈，另一手執十字架，向前邁進。”此類聲明，用意不在促進此項困難問題之迅獲解決。

吾人倘就美國所提計劃詳加研究，則知擬具該項計劃者曾努力設法，以保證該項計劃倘獲通過，則美國即可操縱原子能之生產及發展。所以迄無任何顯著進步之故，實安全理事會美國代表所持態度使然。美國提案對於簽訂禁用原子武器國際公約一事並無規定。安全理事會美國代表復堅決聲明，美國提案全部未獲通過以前，彼不能同意締結此種公約。惟吾人深知該提案完全滿足美國關於製造原子武器之利益。

若干方面現正企圖歪曲事實真相，俾便將遷延實施大會決議案之答諉諸反對通過美國提案之蘇聯。

蘇聯所擬計劃業經一再詳細說明。本人此際僅擬說明一點，即蘇聯提案要求宣告原子炸彈為非法。依照該提案，凡供軍用之原子武器及其他一切大規模毀壞性武器，不得列

²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一（一），第九頁。

³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四十一（一），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全體會議紀錄，第六十六頁及以後各頁。

爲國家軍備。依照蘇聯所提計劃，吾人應利用原子能之發現以改進全世界人民之生活程度，提高其繁榮標準，促進人類文化進展。對於原子能必須有嚴格之國際管制。

此項計劃與聯合國之原則及各國人民之基本利益完全符合，各國人民對於確立原子能管制之重要問題，要求獲得迅速解決。原子炸彈，在負各國政策責任之個別領袖政治估計中，目前佔一重要位置，蓋可無疑。

或以爲某一國家可以長期保持原子炸彈之壟斷，此種思想乖謬實甚，心所謂危，不得不坦言之。莫洛托夫先生在上屆大會中曾謂“我們不能把學和科學家關在一個箱子裏鎖起來的，”¹又云“我們還應該記得，一方使用的原子彈，會由對方用原子彈或其他的東西來對抗的，那末現在這批驕矜而短視的人們的計算最後全部失敗，就是非常明顯的了。”²

對於此項極富權威之聲明，吾人必須慎重考慮。此項極形重要之問題倘告解決，則各國對於其他與原子能用途有關之各項問題，自易獲得同意。因是，白俄羅斯代表團希望安全理事會在最近期間內發現解決此項問題之積極辦法。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關於“軍備一般管制及減縮之原則”之決議案亦未切實施行。該決議案稱，大會確信軍備及軍隊實有迅速施以普遍管制及裁減之必要，並建議安全理事會視其緩急輕重，迅速擬訂各項對於完成此項目的極形重要之實際辦法。不幸，安全理事會對於此項問題，亦未獲得長足進展。

此次希特勒、莫索里尼掀起戰禍，死者盈野，廬舍爲墟，破壞之大，史無前例，世界人民遭此浩劫，厭戰之心油然而生，以故期望持久穩定和平之心甚殷。各國一般人民實不勝憂慮，蓋在決議案及虛偽和平信誓之掩飾下，若干國家正積極備戰及增強軍備。吾人尙能憶及希特勒德國、法西斯意國及軍國主義日本之往事。

吾人顧問：今戰爭停息，昨日自詡爲世界霸主者業已潰敗，聯盟國在相當長久期間內可使各該戰敗國解除軍備之際，何以英美聯合參謀部尙繼續存立。現時所實施之軍備

標準化，其需要安在？防禦拉丁美洲各國之條約，需用此約者究係何方？擬進攻拉丁美洲諸國者究係誰何？凡此問題均係一般人民所欲提出者。安全理事會必須負責答覆，而其答覆不僅須見諸語言文字，且須見諸行動事實。歷史所詔示吾人者爲：前國際聯合會不斷協商，勞而無功，遂使裁軍問題成爲僵局。吾人今日須熟記歷史遺訓。普遍縮減軍備問題，解決需時，吾人倘欲解決此項問題必須設法克服重大困難，此乃盡人皆知，毋庸爲諱之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漸成陳迹，惟此次戰爭之遺訓應足以昭示吾人：人類必須採取有效步驟以防止戰禍之重啓。

上次大戰，遺下若干未解決之問題，其中具有基本意義者，則有關於歐洲及全世界之未來發展等問題。尋覓解決此類問題之有利辦法，雖云困難多端，惟若大小各國共採調協政策，則未有不能圓滿解決者。反之，若採取單獨行動，或利用造成既成事實辦法或採取不顧其他國家合法利益，專事侵略之外交方法，則當代重要國際問題，概無解決希望。

惟有根據平等原則，充分尊重自由與獨立，顧慮他人合法重要權益以求國際友誼合作，始能保證穩固和平。目前吾人遭遇困難，惶恐焦慮，均係嗜戰之輩與其徒黨朋比爲奸之結果。凡慘遭非言可喻之戰爭恐怖之諸民族，其渴望和平之心較諸往昔爲尤切。惟有持久穩固之民主和平始能予人類以迅速治癒創傷及提高一般人民物質與文化水準之機會。

普遍裁減軍備對於國際和平及安全將大有裨益，足以使大小各國互相信賴因而減低各國軍事預算，減輕人民租稅負擔。爲獲此項最要問題之正當及迅速解決，吾人必須表示彼此熱誠合作藉謀國際和平，吾人須團結努力；吾人欲達此目的，決不可驅甲國以敵乙國，或組織專事對抗愛好和平國家之集團或採取某種政策，企圖將某一國家置諸較強國家支配之下。

白俄羅斯代表團堅信：倘聯合國各會員國具有誠意，則此等困難當可克服，而國際和平及安全亦可獲致。

聯合國又須討論西班牙問題矣。該項問題在各種國際組織中屢經討論。法西斯制度爲民主國家軍隊擊潰，迄今二年於茲，惟吾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正式紀錄，速記紀錄，英文本第六十八頁。

² 同前，第六十八頁。

人仍須應付如何消滅西班牙境內法西斯政權以及建立民主秩序之未決問題。民主力量戰勝法西斯，惟西班牙人民迄今尚未獲解放。

酷愛自由之西班牙人民首遭納粹戰爭機械之打擊。希特勒、莫索里尼之軍隊，乘他們採取“不干涉”政策之便，突以武力樹立佛朗哥之法西斯政權。西班牙處於法西斯佔領下，其人民英勇與佛朗哥政權相抗爭，十一年於茲矣。佛朗哥西班牙之存在，係屬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嚴重威脅，且足以加強及鼓勵其他國家境內之反動勢力。一旦普通人民以及聯盟國退伍軍人前深信聯盟國對法西斯之德國作戰勝利，西班牙人民即可迅速脫離法西斯壓迫者之羈絆，今日目睹怪現狀，自可為問曰：西班牙法西斯政權之繼續，將如何解釋？戰犯佛朗哥犯罪，何以不受懲處？何以此人尚在當權？我白俄羅斯人民亦發為此項憤慨之間，因我國領土曾受佛朗哥軍隊蹂躪故也。

吾人須迅速答覆此等疑問，並解決此項問題。在上屆大會中，吾人僉認：佛朗哥政權為法西斯政權，係希特勒與莫索里尼強迫西班牙人民承認之政權，此次大戰，佛朗哥之西班牙，直接助軸心國為虐。既係如此，吾人自應採取有效制裁辦法。惟事實上佛朗哥政權依然健在，並不因邏輯正義以及聯合國所宣佈之原則而覆滅，且獲得反動惡勢力之支持。似此情形，世人自可因此嚴詞譴責吾人，蓋吾人之責任乃在實施聯合國憲章之偉大原則。

時至今日，吾人應知聯合國加諸佛朗哥政權之道義壓力並未有若何效果。佛朗哥政府匪特健在；其與聯合國若干會員國之經濟商業關係抑且日形密切。

大會決議案原已料及所採行動或欠缺力量，未能使西班牙藉民主方法建立新政權。大會建議“如西班牙於相當時期內，仍未能建立由人民公意授權，且尊重言論、宗教與集會之自由，並矢謀迅速舉行選舉，使西班牙人民得以不受暴力與威迫之壓制且不分黨派之畛域以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政府，則安全理事會當即考慮採取適當措置，以補救該種情勢。”¹

實施此項建議及採取必要措置之時機現已屆至，自毋庸置疑。大會必須於本屆會採取此項措置。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三十九（一）第六十三頁。

早在大會第一屆會，白俄羅斯代表團即已建議聯合國各會員國，不僅應與佛朗哥之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並應與之斷絕經濟關係，停止一切鐵路、海、空交通、郵電及無線電通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現仍認為：與佛朗哥西班牙斷絕外交與經濟關係，係補救現有情勢之重要措施。自該屆會迄今，吾人業已確信：世界民主國家在西班牙建立民主之努力，遭受若干國內反動勢力之強烈反對。此等勢力，組織及加強其與法西斯西班牙之經濟關係，以破壞反法西斯之共同民主陣線，因而給予佛朗哥政權以經濟政治之支持。某某國家現正企圖利用西班牙局勢，希冀在西班牙攫取經濟地位且以經濟方式征服該國。

白俄羅斯代表團希望大會將覓得此項重要問題之正當解決，並採取有效步驟消滅西班牙佛朗哥政權。茲事關係國際和平安全以及西班牙人民之苦痛，實不容再事拖延。

本人願略抒己見之第二問題即為：安全理事會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所採之辦法。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以荷蘭無故進攻印度尼西亞人民，特向安全理事會呼籲，請其保護該國人民利益。當經安全理事會討論該國之籲請，並為適當之決定。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印度尼西亞政府請求安全理事會設立仲裁委員會以實施安全理事會之決議，並授權該委員會處理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間各種懸案。

因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作戰而起之印度尼西亞局勢雖日形嚴重，亟待處理，惟直至今日，安全理事會對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請求，尚未有積極反應。依據獲自印度尼西亞之情報，安全理事會着雙方停戰之決議，未經適當遵守；荷蘭軍隊現仍從事軍事動作，惟美其名曰“警衛辦法”，是荷蘭違背安全理事會決議也。

蘇聯代表前提議雙方軍隊撤退，各返軍事動作未開始前之原防地，不幸，安全理事會未採納此項提案。印度尼西亞人民現正英勇奮戰，以期爭取自由獨立。白俄羅斯代表團認為安全理事會應採堅決步驟，制止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之軍事攻擊。

白俄羅斯代表團激於正義，感覺促請本屆大會注意戰犯引渡處罰問題，實屬責無旁貸。法西斯野獸在淪陷國之恐怖罪行乃舉世所熟知者。法西斯黨徒前企圖實施稱霸世界

之瘋狂計劃，竟窮兇極惡，採用死亡營、毒氣室、火葬場等方法，意圖消滅人類。吾人自紐倫堡審訊中得知此輩以鎗斃、絞殺、毒氣窒息及焚燒種種手段，殺戮無辜男女老幼一千五百萬人。若輩在疆場殺人達一千萬。淪為奴役，國破家亡，喪失人格尊嚴者達七百萬；其中喪身德國勞動營者數十萬人。

聯合國曾發表若干聯合宣言，提出鄭重保證，將依法懲處此等罪行負責人，決不使其逍遙法外。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大會通過白俄羅斯代表團所提，關於引渡及處罰戰犯之決議案，該決議案建議聯合國會員國“……立即採取一切必要辦法，將直接負責或間接參與上述各罪之罪犯施以逮捕，移送往其犯罪所在地國家，俾各該國得依其法律審判處罰。”¹

聯盟國政府所發聯合宣言及上述大會決議確認正義及國際法之各原則，深為人類領袖及一切正直人士所讚許。當彼等目擊聯合國未履行懲處罪犯之莊嚴諾言時，其失望愈形深切。曾犯危害和平及人道，罪大惡極之暴徒絕大多數至今尚逍遙法外。此項罪犯中，意圖逃避正義之制裁，已離開德國而隱匿於其他國家（包含聯合國會員國在內）者頗不乏人，其他則冒充難民與失所人民隱身難民營中，甚且逍遙於德奧兩國內之西方國家佔領區域中，設立專事破壞聯合國之各種組織及策劃各種危害人類之新陰謀。

正義之觀念必須奏凱；戰犯必須受審判並嚴予懲處。懲處戰犯即係嚴重警告意圖再度掀起世界大戰之暴徒。

根據上述各種理由，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認為大會第二屆會應通過建議，以保證實施大會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關於引渡及處罰戰犯決議案。此舉關係重要，實不容忽視。

白俄羅斯代表團堅決贊助蘇聯首席代表維辛斯基先生在其九月十八日向大會致詞中所提出之提案。該提案主張由聯合國採取行動以制止戰爭宣傳及戰爭煽動。此誠足以明確表示曾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切恐怖及企求穩固持久和平之人民之熱望。白俄羅斯代表團確信大會將負起奠立全世界和平安全之任務。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一（一），第十九頁及其後各頁。

主席：茲請印度代表發言。

Mrs. PANDIT (印度)：吾人今日在此攘擾不安之世界中聚首一堂。經濟脫節已引起普遍痛楚。舉世疑慮，深恐世界陷入重大危機，無由自拔。籠罩全局之重大危機實緣各大國匪特不能接近，抑且愈離愈遠。舉世均感惶惑不安，復感一切情形每況愈下，大有禍患重發不可收拾之趨勢，而吾人又未盡力遏止此項趨勢，引導人類進入光明之境。

本人痛感時艱，謹擬就此略述印度所持立場。自一年前吾人集會以來，敝國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敝國悠久歷史之一短促階段——吾民命運及政治情況受命於異邦之時期——現已告終。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乃印度與亞洲命運攸關之一日。是日也，歷史上尚係創見之實驗獲勝，該項實驗，係印度國父，偉人甘地所發起。

本人前批評英國對印政策，不稍躊躇。此際本人願以同等熱誠，向大會表示印度人民對於英國政治家自動放棄統治印度之精神，極表欽佩。一國自行放棄屬地，良非易事。此舉可風，用誌數言為介，以供擁有殖民地而其與殖民地之關係一若昨日英印關係之國家採取，世界永久和平，實賴之。本席願特別述及印度尼西亞之情形，因該國與印度之文化關係，其存在遠在若干世紀以前，而其未來對於亞洲和平及安全關係亦甚重要。

在本屆大會中，如鄙人隱藏吾人中心之憂悶，即吾人雖慶恢復自由，但分國之事隨以俱來，今且在敝國若干地區發生鬭爭——希望其為暫時之現象——則鄙人可謂對己不忠，且亦非正確反映吾民情緒之道。

在吾人之歷史過渡期間內，印度曾遭遇若干繁難問題，一如世界其餘國家然。各該問題之若干方面與世界多數國家今日所面臨之問題大同小異，惟吾人於解決此等問題時所處之環境，不免受外國統治印度期間所持政策之影響耳。

本人所以提論此事，蓋恐各方對於此新近誕生之自由印度政府所積極從事工作之龐大與繁複有所誤解耳。在敝國國民生活之每一方面，全盤之改造、建設及發展計劃或正在設計中或已部份付諸實施。

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或建立自由嶄新之制度，即在和平及一般繁榮時期中，已非易事。

若當飢餓、不安及恐懼肆行吾土，一如其他若干國家情形之多難之秋，則個中困難至少當不減於平時。本人今日欣喜獲此機會在此講壇之上向諸君宣稱，敝國政府雖遭逢若干由來已久之不幸境遇，但仍獲吾民之完全信賴及支持，奮勇邁進。

本人茲擬略述本屆大會所遭遇之數項問題。目前關於安全理事會之全體一致原則正發生激烈爭辯。此項原則實施運用之結果有時竟使一切陷於僵局，以致安全理事會多數意志無由付諸實施。此等僵局，令人沮喪失望，以故吾人奉勸有關各方於行使否決權之際，審慎將事，適可而止，萬勿濫用。如果行使否決權，漫無限制，則與濫用其他權力無殊，應受譴責。同時，理事會各常任理事負有義務，盡力以求常任及非常任理事間協調範圍之推廣。

詳加分析則知：安全理事會之成功，以及舉世之和平與福利，不繫於各大國所為多數決議之實施，而繫於各大國保持一致所需之忍耐、容忍及智慧。

或謂此乃一方面係各大國，一方面係各中小國家間之問題。固然，稱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為“大國”原屬方便之計，但此種劃分國家為大小之趨勢，究屬於事無補。舉例言之，本人實不願斷言印度之為大國抑係小國。各國在若干方面俱可謂大，而在其他方面則無疑為小；但在大會之中，各國俱有依據憲章原則要求他國尊重其意見之平等權利。

本人茲擬討論大會現所遭遇之一項嚴重問題。大會經過透澈而漫長之審議及辯論後所為之建議案，倘遭會員國，尤其建議案原係對之而發之會員國忽略藐視，則將如何？關於此事，本人以後尚擬有所論列，此際祇須喚起諸君注意，南非洲政府並未採取行動以實施大會去歲所通過決議案之各項原則。¹

本人敬告諸君：謹否認南非洲印裔人民受歧視並不能視為已對大會作鄭重或令人置信之答覆。最近發表之兩自治領內閣總理間之通訊，即顯示印度切望此項問題獲得公正榮譽之解決辦法。恕余直告大會，此事不僅與此兩自治領有關。如其遷延不決，可使誤會衝突範圍擴大，因茲事涉及種族關係，性質極形複雜故也。本人相信，此非會員國抹煞

大會明白表示意願之唯一案件。故吾人須慎予審議並決定吾人所可採取之方法，以保證大會對於此等重要事項所為之決定，俱受各國尊重。

印度代表團對於若干會員國遇一定問題發生時，動輒引用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國內管轄條款之情形，亦表關切。

吾人絕無願望亦無權力過問會員國家主權，亦非企圖藉聯合國為介或其他方法，干預一國內政。干預他國內政之事，吾印度人知之最諳，吾人之憎惡及反抗干預，其態度之堅決與他國相若。惟吾人必須承認，凡國際問題均可視為具有國家性之一方面，吾人絕難容忍會員國規避義務，削弱憲章權威。

去歲吾人審議聯合國機構，本人僅述及吾人所遇問題中之較為重要者。本人對於吾人工作及其成就未能全然滿意——本人相信，同人中亦有未能完全滿意者。世界億萬小民對於驅使各大國成為不友誼之集團，且似由某種吸力作用，各挾有若干其他國家相隨之鉅大力量，深表詫異，而不能充分了解其底蘊。

敝國印度並未感覺有何壓力，迫使吾人與諸集團之任何一方，完全形成一體或與之作有系統之結合。反之，吾人認為各集團間之距離應盡量縮減，此乃極關重要之事。吾人相信，吾人之行動必須以此項目的為依歸；吾人復深信世上必有標準、原則、理想之存立，此三者均超越國家利益，超越久已證明為人類災害之權力政治。

因此，吾人對於各項提案是否表示贊同，一本吾人對各該案件是非曲直所持之判斷為之。吾人主張和平，且願竭盡吾人之棉薄，以消滅各種誘致戰爭之因素。對彼等抱此目標工作之國家，吾人欣然提供充分合作。敝代表團認為：今日之要圖，不在修改憲章，或耗費精力從事繁複精巧之修正。今日之要圖，乃在吾人全體忠實遵守憲章之精神、文字、原則、程序；不僅在對於吾人有便利時如此，不僅在助吾人追求與憲章無關之目的與政策時如此，而係在一切時期，對一切問題及困難均應如此。

若吾人不準備本此精神實施憲章，余恐字句條款之更動、修改、增刪均不足以改進現時之情勢。其效果或正相反。

吾人倘未能決心消除以戰爭為解決糾紛之方法，則機構之為新為舊，其本身將無法拯救吾人。

¹ 參閱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決議案四十四(一)第六十七頁。

當前世界之顯著分裂，其下伏有意識狀態之衝突，此言今日已成老生常談矣。吾人來自東方，極熟悉彼間盛行之可怖窮乏及飢饉不幸，故吾人以爲意識形態一事，不如實際之重要，余爲此言，諸君諒不以爲怪。夫意識形態非可以充飢者，吾人不能舞弄意識形態而感覺不飢不寒。食物、衣服、房屋、教育、及醫藥設施——此吾人所需要者。吾人自知唯有舉國共同努力，益以處境較吾人幸運者之援助與合作，始能獲得上述各種必需品。意識形態之衝突將使舉世陷入黯淡緊張之深淵，惟意識形態之衝突對於人類實際重大問題，似漠不相關；而此等實際問題，則對全世界泰半人口發生重大影響。

聯合國組織，本身雖無特定“主義”(ism)；但包括一切之“主義”與意識形態；包括西方與東方之一切文明；其所包含之原則，並未

於各種互相衝突之主義中專師一方，乃融會貫通各種主義之結果。此所以當此艱危之時期，縱有種種使人氣沮之因素，吾人對此組織之信心仍繼續不渝也。

吾人誠較已往更爲堅信：消除最終災禍，及達到全體人類和平、自由及幸福之唯一道路爲：無論有任何困難，均以堅決熱誠之態度，在此聯合國之機構內，本憲章之精神通力合作。

本人代表印度政府，再度向諸君保證吾人最充量之合作與決心，以盡吾人之能力俾聯合國成立一事，將在未來時期，指示人類歷史中簇新而康樂一頁之開始。

主席：大會下次會議於午後三時舉行，其議程爲繼續一般辯論。

(午後一時散會)

第八六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一三．繼續一般辯論

主席：茲請祕書長政務助理宣讀發言人名單。

Mr. CORDIER (祕書長政務助理)：本日午後發言人名單內有南非聯邦、瑞典、希臘、巴西各國代表。明日增補名單內有捷克斯拉夫、黎巴嫩、法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埃及、紐西蘭、多明尼加共和國、阿比西尼亞、暹羅、敘利亞、比利時、聯合王國、哥倫比亞、荷蘭、南斯拉夫、賴比瑞亞、厄瓜多、土耳其、蘇地阿拉伯、及古巴各國代表。

主席：依照大會昨日決議，不得再增添發言人。茲請南非聯邦代表發言。

Mr. LAWRENCE(南非聯邦)：前次大戰時期，派遣代表出席本大會之國家大都爲共同義舉而犧牲生命財富。當時各國均有合作之精神，對於彼此之困難常能互相諒解及同情雖因此而作更大犧牲亦爲所願。

在某一時期，反抗納粹及法西斯暴力之國家展望戰局頗感情勢險惡。許多國家未能妥爲動員，應付全面戰爭；其他國家則希望不至被捲入流血及經濟貧乏之漩渦。不列顛國

協單獨應戰越一年以上，後復與英勇之希臘共同抵抗強盛橫暴敵軍之攻擊。彼等犧牲本國，換取時間，俾其他國家獲機動員，分擔戰爭之重負。

最後，當此次人類大規模衝突結束在即之際，各國即進而草擬世界組織計劃，以期各國長此和睦相處，力行客恕，世界和平之目的可賴以實現焉。

吾人今日姑試回顧在從戰時經濟恢復至平時經濟一過渡時期內吾人竟究有何成就。

第一，前有聯總一偉大慈善事業機關之成立。今參加本大會之許多國家均曾各盡所能，或甚至超出其能力範圍之外，由其緊縮之資源中撥款捐助。參加本大會之許多國家，因其他各友邦克己捐款交由聯總支配而受惠。波蘭外長本週對聯總所作褒讚，該組織實受之無愧。

第二，在調整貨幣、供給復興借款、調節糧食及農業產品之供應、管制航空交通運輸、及其他有國際利害關係之類似事項等各方面均有種種組織成立在案。

第三，在金山，依實踐理想主義之態度，創立聯合國。其創始者之一爲世界偉大政治家史末資元帥，本人任職於其所領導之南非